

卫斯理

倪匡科幻小说系列

地心洪炉
丛林之神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地心洪炉

丛林之神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洪民

封面设计：李 立

倪匡科幻小说系列：

地心洪炉

从林之神

作者：卫斯理（倪匡）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呼 和 浩 特 印 刷 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224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一版 199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 - 204 - 03398 - 7/I·635 定价：12.8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地心洪炉

第一部：南极探险专家	(3)
第二部：高空中的实验室	(12)
第三部：冰原亡命	(23)
第四部：冰缝下的奇遇	(37)
第五部：极地奇变	(48)
第六部：科学怪杰的话	(59)
第七部：外星人的一封信	(73)
第八部：置身在地心之中	(83)
第九部：权力使人疯狂	(95)
第十部：一切的毁灭	(105)

丛林之神

第一部：参加俱乐部后的怪行为	(127)
第二部：惊人的预知能力	(135)
第三部：化敌为友因参神	(145)
第四部：没有明天的人	(154)

第五部：难以形容的感觉	(164)
第六部：超越光速的理论	(173)
第七部：专家研究毫无结果	(183)

风 水

第一部：多年前的一宗事	(195)
第二部：靠风水成了巨富	(201)
第三部：荒诞的要求	(209)
第四部：进入疯狂地域	(220)
第五部：自驾火车浑水摸鱼	(232)
第六部：趁乱完成任务	(243)

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

地心洪炉

第一部：南极探险专家

我自己虽然一事无成，但是在我的朋友之中，却不乏有许多是成名的人物，张坚就是其中一位著名的南极探险家，在两极探险界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

一个十分炎热的夏天，他突然来到我的家中，他的出现使我感到极其意外，但是我却是衷心地欢迎他的来到。

因为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为了王彦和燕芬这两个不幸的人，究竟是生是死这一问题伤透了脑筋，在精神上十分忧伤，和这种人长谈，在不知不觉中，能使一个失望的人，对所有的事，重新恢复信心。张坚来到的第一日，我们便几乎不停在说话、喝酒。

酒逢知己千杯少，到了将近黄昏的时候，张坚握着酒杯，忽然叹了一口气。

我定定地望着他，叹气不是他的所为，而如果他也叹气的话，那一定是有着什么极其为难的事了。

我立即又想到，这时候，正应该是他在南极冰天雪地中工作的时候，何以他会抛开了工作，而来到这里？抛开工作——这又不太像张坚了。

我问他：“你的假期提早了么？”

张坚愤然道：“没有，我是被强迫休假的。”

我愤然叫：“是哪一些混蛋决定的。”

张坚苦笑道：“是探险队中的几个医生。包括史沙雨爵士在内。”

我又呆了一呆“医生？你的身体很壮啊，莫非那著名的内科专家发现

了你有什么不对劲么？”

张坚工作的探险队，是一个真正的“国际纵队”，各国人都有，随队的几个医生，也都是世上最有名的专家，史沙雨爵士便是其中的负责人，而攻坚则是这个探险队的副队长。

如果说探险队的医生强迫张坚休假的话，那就是张坚的身体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了。

张坚站了起来，双手挥舞着，以致杯中的酒都溅了出来，道：“我非常强壮，我强壮得像海象一样，我的确看见那些东西，我仍然坚持说那绝不是我的幻觉，南极的冰天雪地，不能使我产生任何幻象，我早已习惯这种生活了，我不需要休假！”

从张坚的叫嚷中，我知道事情绝不是无所想像中的那样简单。

我连忙问道：“你见到什么了？”

张坚睁大了眼睛：“你信不信我所说的话？”

我点头道：“自然相信，再怪诞不经的事我都相信，因为我深信人类的知识贫乏，十分普通的事，人类便认为无可解释了。”

张坚坐了下来，大力拍着我的肩头：“我不去找别人，只来找你，可知我眼光不错。”

我又问道：“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是南极有隐身人出现吗？”我仍然是念念不忙王彦和燕芬，事隔几个月，他们到了南极，也不是没有可能之事。

但张坚却瞪大眼睛望着我：“隐身人？不！不是什么隐身人，倒是来自别的星球的外星人。”

我耸肩笑道：“那更不足为奇了，地球以外，别的星球上也有高级生物，他们来到了地球作客，那又何足为奇？”

张坚苦笑着：“如果史沙雨爵士像你一样，那我就不必休假了，可是这老顽固却坚持我所看到的東西，只是幻觉。”

我也大力在他的肩头上一拍：“喂，你什么时候学会拖泥带水的了？你究竟见到了什么？快说！”

张坚双手比划着：“一座冰山——”

他才请了四个字，我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在南极看到一座冰山，那简直是太普通的事了，而居然就认为是“幻觉”，那么需要强迫休息的不是张坚，应该是随队的医生了。

张坚瞪着我，将杯中的余酒一饮而尽：“你别笑，还有下文！”

“还有什么下文，一座冰山就是一座冰山，难道冰山之中，还有东西么？”

“就是还有东西！”张坚面上的神情，就像是中了邪一样，忽然站了起来，大声叫着。

我又按住了他的肩头，令他坐了下来：“慢慢说，什么东西？冰山之中有什么？”

张坚举起酒瓶，又倒满了一杯酒，一口气喝去了大半杯，才道：“这一座冰山并不大，但是却与众不同，它晶莹澄澈得如同水晶一样，简直一点瑕疵也没有……”

我忍不住举了举酒杯：“张坚，祝你退休之后，成为一个诗人。”

张坚大声道：“我不是在做诗，我只是尽量在向你形容当时我的所见，使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闭上了眼睛，尽力使自己如同置身在南极的冰天雪地之中。我一生之中，旅行过许多地方，但是我却没有到过南极。

这时，我所想像出来的南极，当然是电影上、画面上所看到的那种，我尽量使自己置身其中，而张坚的话，却引得我一步一步，走入我想像中的南极。

那是一座高约二十公尺的冰山，透明得使人吃惊，探险队人都出去工作了，只有一个人在营地整理着资料，我们的营地不远处，便是我们金开原注而形成的一个湖，在海中心，在冰中心的一个湖，大约有一英亩那么大，那是供研究南极海洋生物之用的，那座冰山，便突如其来地从那个湖中冒了出来。”

我想像着当时的情景，忽然，我觉得事情不对头，我忙一挥手：“且住。”

他坚向我翻了翻眼睛：“你别打断我的叙述，好不好？”

我忙道：“但是我如果发现你的叙述有不合理的地方，难道也不能发问？”

张坚苦笑道：“我刚开始，便已经有了不合理的地方了么？好，你问吧。”

我道：“你刚才说，在你们营地之旁，是一个湖，那个湖，是你们声破冰层，引出来海水而成的，而四面仍全是厚厚的冰层，是不是？”

张坚道：“是的。”

我像是获得胜利的挺了挺胸：“那么请问，你看到的那座冰山，是从冰上滑过来的么？”

张坚大声道：“不！”

我“哈哈”一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张坚怒道：“卫斯理！我告诉过你，它是突然出现的，突然——”他的声音放软了些，叹了一口气：“我想是从冰层下浮过来，到了我们的营地附近，冰层已被刺穿，它就浮起来，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了。”

我点了点头：“说下去。”

张坚继续道：“当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了一座大冰山之际，我整个人都呆住了，这是我在南极生活了许多年，从来也未遇到过的事，但我还很高兴，因为那冰山是突如其来的，这对冰层下面，海水的流向，可能是一项极重要的资料，于是，我冲了出去……”

“我到了那座冰山的旁边，才觉得有一些不对头，冰山的中间，有一块黑色的物事。”

“那一大块黑色的东西，乍一看，像是一只极大的海龟，被冰山冻在里面，但是当我仔细看去的时候，便发觉那不是一只海龟，而是一艘小型的潜艇！”

我听到张坚讲到这里，不禁问：“一艘小型潜艇，朋友，你可曾看错？”

张坚摇头道：“那是一艘潜艇，被约莫三公尺厚的冰冻在里面，我正在奇怪，何以潜艇会结在冰当中，像是小虫在琥珀中一样，突然，有亮光从那艘小潜艇的一扇小圆窗中，射了出来！”

我想问张坚，他当时是不是正在发高烧，但是我看到他一本正经的神

色,不忍再取笑他。

张坚续道:“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太阳在冰上的反光,但是却不是,那闪光自那艘潜艇的小窗口中射出来,闪几下,又停几下,我立即看出,那是以摩士电码发出的求救的信号:SOS,SOS。在那艘潜艇之中,还有人生存着!”张坚的气息,粗了起来。

他喘了几口气,继续向下说去:“我立即回到帐幕中,取了一双强烈的电筒,也打着摩士电码问:“你们是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当时何以竟会不由自主,发出了这样一个可笑的问题来的。我得到的回答却是:快设法破冰,解救我们。”

“基地上没有别人,我一个人吃力地搬动着破冰机,发动了马达,破冰镐急速地旋转。”

“那座冰山发出可怕的声音,轧轧地震动着,当破冰镐的镐尖,越来越入冰山的时候,冰山出现了裂痕,它不再那样地晶莹澄澈了,二十分钟后,它发出了一阵可怕的声音,碎裂了开来,成了千百块。”

“那艘潜艇,展现在我的面前,那是一艘样子非常奇特的潜艇,是圆形的,我刚停止破冰机,潜艇的圆盖打开,一个人露出了上半身来,他身上穿着潜水人所穿的衣服,我只看到这个人的身材,十分短小,像是一个侏儒,他向我招了招手,喊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便缩了进去,那圆盖也盖上了,那潜艇——”

他才讲到这里,我已经道:“那潜艇又潜入了海底下去了?”

张坚瞪了我一眼:“你和所有人一样,都猜错了,自那潜艇的底部,忽然冒出起了三股浓烟,那艘潜艇,以我所从来未见过的速度,冲天而去!当浓烟散开时,潜艇已不见。”

我望着他,对他的话不作任何评论,因为我实是无从置评。

如果要我发议论的话,那么我一定同意史沙雨爵士的意见。可怜的张坚,他在满天雪地的南极,工作得实在太久了。他没见到从冰湖之中冒出一条美人鱼来,那还是他的运气。

我可以相信一切怪诞的事情,如果张坚说:“一只飞碟飞下来,又升上了半空,或是一只潜艇(就算它是冻在冰山之中的),突然出现,又潜入了

海底，我还有考虑的余地的。

可是他说的却是一艘潜艇，飞上了半空！

我一面望着他，一面缓缓地摇头。

张坚十分敏感，他一看到我摇头，便大声道：“你摇头是什么意思？”

我忙道：“没有什么，你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有责任陪你好好的玩，你想玩什么？”

张坚的手紧紧地握着酒杯：“我想到游乐场中去骑木马——但是你首先告诉我，我所讲的一切，你是不是相信！”

我站了起来：“张坚，你要知道——”

张坚大喝道：“信，还是不信？”

我觉得十分尴尬，如果我说相信的话，那我便是欺骗了朋友。而如果我说不信的话，那便使得张坚大失所望了。

我正在犹豫难答，而张坚的面色，也越来越难看之际，突然门铃声大作，老蔡才将门打开，便听得一人叫道：“急电，急电，快签收。”

我连忙走了下去，急电是张坚的，我扬声将张坚叫了下来，张坚签收妥，拆开了电报，电文很简单：“营地有急事，急返，尽一切可能快。史谷脱。”

史谷脱就是张坚那个探险队的队长。

我耸了耸肩：“你骑不成木马了。”

张坚喃喃地道：“要我陪你去走一遭？”

张坚点头道：“你多少应该准备一下！”

我摊了摊手，道：“准备什么？带上一件免熨衫？”

张坚也不好意思起来，他道：“别怒气冲天，卫斯理，我保证你不虚此行。

我瞪着眼道：“派我做什么？放企鹅么？”

张坚一面笑着，一面拉着我向外出走。我怀疑他的祖先之中，一定有一个是南极附近的人，要不然，何以本来是愁眉苦脸的他，一旦有了重回南极的机会，便兴奋得像一只猴子？

我们直赴机场，在途中，我才知道张坚是一下飞机，便到我家中来的，

他根本未曾打算住酒店，所以史谷脱队长找他的电报，才会发到我家中来。

我们在机场等候了一小时左右，张坚通过他特殊的关系，就在这一小时中，替我弄妥了我到南极去所必需的一切证件。几个国家的副领事特地赶到机场来，他们对张坚的态度十分恭敬。他们如此尊重一个在科学上有成就的人，想起我刚才心中将他比作一只兴奋的猴子，不禁歉然。

我们所搭的飞机，一到檀香山，张坚便和我直赴当地的空军基地。

张坚显然是空军基地的常客了，连守卫都认识他，对他行敬礼，但却瞪着眼，在我身上上上下下，检查了一遍，才肯放行。

而且，在进了基地之后，张坚可以直闯办公大楼去，我却被“招待”在“贵宾室”中。“贵宾室”中的一切，称得上美仑美奂，现代化之极，但可惜门口却有佩着手枪的卫士在不断的来回踱步，那使我觉得我是在一间十分华丽的囚室之中！

我等了好久，才见张坚与冲冲地跑了进来：“行了，一切都就绪了，我们向南飞，中途停留在托克虞岛、斐济岛，然后在纽西兰再停一停，便直飞南极，这条航线你熟么？”

我一肚子是气，大声道：“我当然不熟，但是我相信如果飞机出了什么毛病，我还可以将你的灵魂引到南极去的。”

张坚在我的肩头上，大力拍着：“别冲动，我的好朋友。”

他拉着我走出去，一辆吉普驶到了我们面前停下，张坚首先跨了上去，我也上了车，车子身前驶出，不一会，便到了机场。

吉普车在一座飞机库面前，停了下来，我看到飞机库中停着两架双引擎的小型飞机。

我一眼便看出，这两架飞机，是保养得极好，性能极佳的，时时在使用着的飞机。

张坚望着我，“怎么样？”

我点了点头道：“飞机还不错。”

张坚道：“不错，这是基地司令员的座驾机，他肯借一架给我们，你只是说‘不错’？”

我不能不佩服张坚的神通广大，若是我刚到这里来，向司令员提出，要借他的座驾机一用，那不被人当作疯子才怪。

我下了车，两个机械师迎了上来：“是你驾驶飞机么？”

我点了点头：“不错，要注意什么？”

机械师道：“一切都好，这是两架我们最注意的飞机，你想想，这飞机要是照顾得有疏忽——”他用手在颈上一划，不再说下去。

我笑了笑，爬进了机舱，走到驾驶室内，检查了几个要点，便证明机械师所说的话不错，我又退了出来，这时，机械师已在下令，将飞机拖到跑道上去了。

我穿上了驾驶衣，张坚笑嘻嘻地望着我：“卫斯理，我早就说你行的。”

我也望着他笑道，但是我的心中，却不怀好意，我决定当飞机飞到大海上时，玩一玩花样，来吓吓他，看他还是不是那样轻松。

十五分钟之后，飞机的引擎怒吼着，飞机在跑道上向前冲去，我不等飞机跑道上驶到规定的时间，便扳动了升降杆，飞机一昂首，便已升空了。

在飞机升空的时候，我看到跑道旁边，有几个空军军官，正在向我打手势，在称赞我的驾驶飞机技术。我心中也十分得意。因为我未曾驾驶飞机许久了，但居然还有这样的成绩。

我用心驾驶着，一直到托克虞岛，才渐渐降落。

托克虞岛是一个只有军事价值的小岛，也只是为了补充燃料而已。

由于我心情好，所以我也放弃了恶作剧的念头，晴空万里，铁翼向南飞去之际，张坚的心情变得更好，因为那已接近他喜爱的南极了。

等到气候变得相当冷，向下看去，海面上已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浮冰的时候，张坚更是忍不住哼起歌曲来。

他坐在我的身后道：“照航程来看，再过两小时，我们便可以到达了，在我们营地的附近，有一条架在冰上跑道，你降落的时候可得小心，那条冰上跑道，是考验驾驶员是否第一流的地方。”

我笑道：“你放心，我以为你可以和探险总部作无线电联络了。”

张坚坐到了我的身边，熟练地操纵起无线电来，可是过了几分钟，他面上现出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神来：“怪啊，为什么无线电波受到如此强烈

的干扰？”

我道：“或者地极光的关系。”

张坚道：“不会的，极光的干扰，没有如此之强。”

我道：“那你继续地试吧。”

张坚无可奈何应着，我则继续操纵着飞机，向南飞去。

那天的天气极好，可见度十分广，突然之间，我看到仪板上的雷达指示器上有龙卷风正在移近之类。

可是，如今，天气是如此之好，那几乎可想像的事情。

就在我相将这一点讲给张坚听的时候，我们的飞机，突然剧烈地震荡了起来，我和张坚两个人，竟不能控制地左摇右摆。

约莫过了一分钟，我们的飞机才恢复稳定，张坚面上变色：“卫斯理，你在捣什么鬼？”

我已无暇和他分辩了，因为我已经觉出，事情十分严重，一些我所不知的变化，正在发生中。

首先，我看到前面的海水，像是在沸腾一样！

而在沸腾的海水中，有一股火柱，不断地向上涌了出来。

那股火柱升得并不高，只不过两三丈，但是那却使火柱四周围的海水沸腾。同时，火柱的顶端，冒起一种浓烟绿色的烟来。

我从来也未曾见过那样浓绿色的烟。这时，连张坚也呆住了。

我们两人呆了好一会，张坚才问我：“天啊！这是什么？”

我忙道：“这里已接近南极了，这里的一切，我正要问你。”

张坚不再出声，他开动了自动摄影机，在他开动自动摄影机，去拍摄眼前那种奇异的迹象之际，我发觉我们的飞机，已经到了七千尺的高空——那是仪板上的高度表告诉我的。

除非是高度表坏了，要不然，就是我们的飞机，在自动地升高，而且是以十分快的迅速在自动地升高，因为我本来的飞行最高是两千尺。

我想令飞机下降，但是没有可能，飞机平稳地，但迅速地、顽固地身上升去。

第二部：高空中的实验室

我尽量使自己镇定，叫张坚看高度表。

当张坚看到高度表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八千五百尺的高空了。

张坚张口结舌：“卫斯理，为什么飞得那么高？”

我双手松开了驾驶盘：“你看，飞机是自动上升的，完全不受控制了！”

张坚忙道：“怎么会有这种事？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苦笑道：“我不明白，我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的，但如今这种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

张坚道：“试试向下降！”

我摇头，道：“我试过了，你看，根据机翼板的形状，我们是应该下降的，但是我们的飞机，却还在向上升去，如今——”

我向高度的表看去，已经是一万一千尺了。

高度表上最高的数字只一万两千尺，因为这是一架旅行飞机，不需要更高的高度。而表上的指针，迅即到了顶点上。

可是，我和张坚两人，却可以明显地觉得出，飞机还在继续上升。

张坚叫道：“天啊，我们要升到什么地方去啊！”

由于高度表已到了顶点，我们已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什么高度。我经历的怪事不少，可是如今经历着的怪事，却又开创了新的一页。

我只好强作镇定：“希望不是上帝向我们招手！”

张坚瞪了我一眼：“我们跳伞吧。”

我瞪着他：“跳伞，在一万两千尺的高空，向南冰洋中跳？我宁愿看看